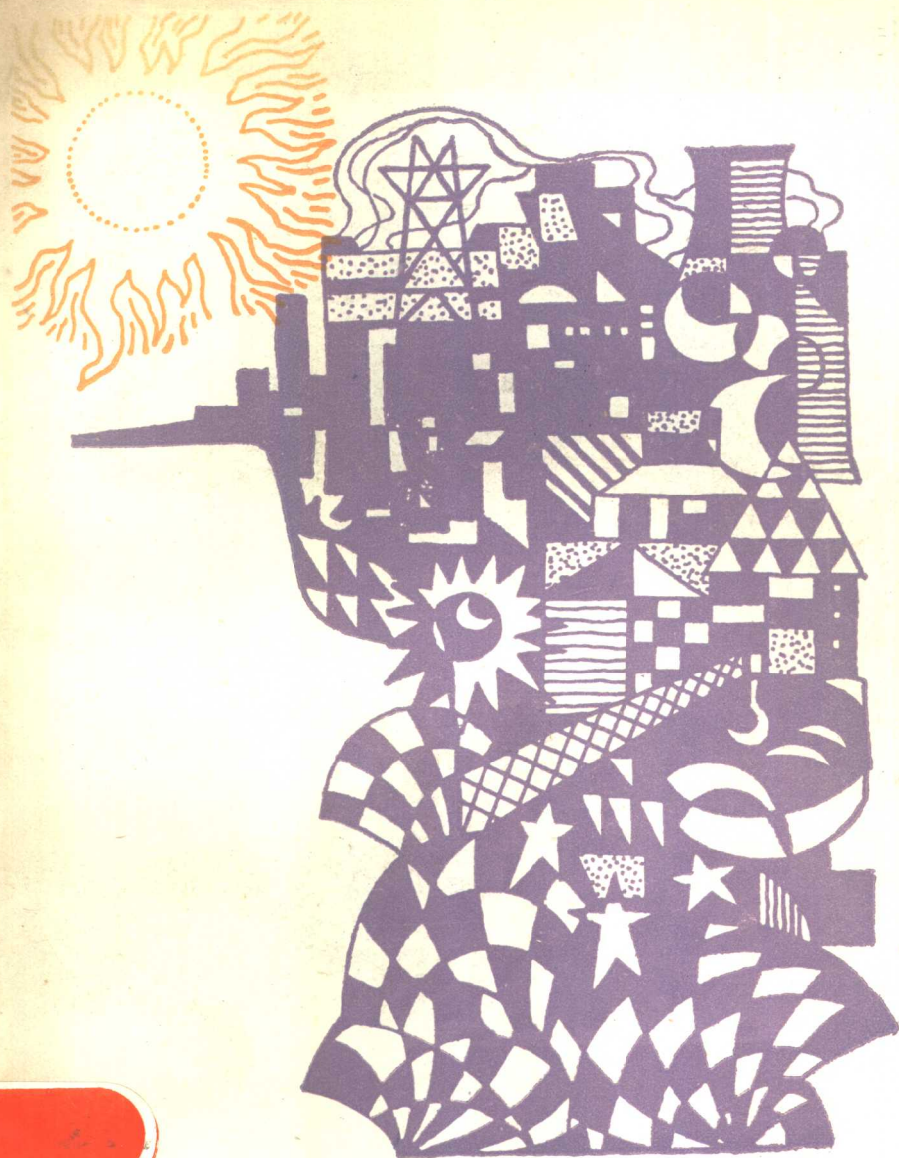




光源賦

英雄丛书



今日英雄丛书

光源赋

山西人民出版社

光 源 赋
侯湘楚 青 稞 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5 字数: 139千字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

书号: 10088·896 定价: 0.71元

1.1
27-2

112226

200

序

束 为

山西人民出版社要编辑出版一套《今日英雄》报告文学丛书，以此来反映我省在四化建设中全面改革的新潮流、各项工
作的新局面、人民群众的新的精神面貌。这是一件很有意义、
值得称道的工作。这套丛书不仅可以充实读者的精神生活，给战
斗在四化建设中的人们以鼓舞和借鉴，而且有利于促进我省报
告文学创作的繁荣。出于一个作家的责任感，我愿意把这套丛
书推荐给广大读者。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的情况和全国一样，
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工业、农业、科技、文化、教育等
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了大批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这
些先进人物的共同特点，是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以无畏的改革精神，突破旧框框、老套套，努力探索和寻求适
合我国国情的具有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方式，
新途径。他们或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为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
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或以崇高的革命情操，培育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的一代新风，在他们身上充溢着锐意革新的思想风貌和
蓬勃进取的战斗激情。他们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促进派和带

头人，是四化建设的开拓者和生力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光辉形象和动人业绩，理应在我们的文学艺术画廊中占有重要的席位。文学创作努力反映这些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事物，是责无旁贷，理所当然的。

在文学艺术这个领域，报告文学素有文学的轻骑兵和突击队之称。它在反映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方面，具有其它文学样式所不可比拟的战斗作用。这种文学样式从一开始就表现了它的强大威力。在我国长时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中，它都是进军的号角，战斗的鼙鼓，激励着、鼓舞着我国人民冲锋陷阵，去夺取胜利。

在我国革命文学史上，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学样式，“年轻”的文体，如果从标志着进入成熟期的夏衍的《包身工》算起，也只有半个来世纪。即使从发轫阶段的瞿秋白的《饿乡纪程》算来，也不过六十多年的光景。由于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它的发展繁荣非常迅速。它尖锐，及时，真实，对社会生活发生过深刻的影响。且不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产生的那些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仅就建国以来《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著）、《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穆青著）等名篇来说，就可以看出它在人民群众中影响的广泛和深远。对于这些作品，广大读者至今记忆犹新，几十年过去了，那些最可爱的人的战斗生活和高尚品德，还在震撼我们的心灵，还在给我们鼓舞和力量。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三中全会以来，被“四人帮”打入冷宫的这一文学样式，恢复了青春，广大作者（包括专业作者和业余作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于生活的敏锐的洞察力，写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在我省，解放以来，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前期，报告文学的创作相当活跃，

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高峰。脍炙人口的优秀篇章相继出现。近年来，报告文学的创作又出现了日渐兴盛的势头。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值得欢迎和重视。收在这套丛书中的这些作品就是这方面的新收获。

报告文学，顾名思义，是介乎报导和文学之间的一种边缘性文体，或者说，它是兼有新闻性和文学性两重性能的文学品种。它的这两种特性，决定了对它的特殊要求，决定了它既不同于一般文学创作又不同于一般新闻报导的构思和表现手段。所谓新闻性就题材内容而言，它只能通过对于实有其事的真实事件和人物，进行“创作”，不允许凭空想像，生编硬造。它必须受客观事物的制约。所谓文学性，是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它必须运用文学的手段，形象生动地反映客观事物，不仅晓之以理，还要动之以情。把新闻性和文学性融为一体，它的特殊的战斗功能就是从这里表现出来的。应该指出，反映实实在在存在的事物，是报告文学的第一位的要求。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违背了这一要求，主观臆断，说假话，将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甚至造成危害。但是，真实地反映生活，又不是自然主义的照搬和模拟。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作者对于主题的确定，题材的提炼，谋篇布局、语言运用以至于抒情、议论等等有充分的自由。报告文学作者应该而且能够做到把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现在，摆在读者案头的这几册报告文学作品，一部分出自我省一些作家、编辑、记者之手，一部分是四化建设第一线的业余作者的作品。前者在艺术表现方面讲究些，后者在生活基础方面更为坚实深切，各有所长。希望作者们互相学习，取长

补短，共同进步；同时，也希望专业作家到生活中去，从那里汲取营养，取得更为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运用报告文学这一文学样式，描绘各条战线的生活图景；更希望生活在四化建设第一线的同志们，拿起笔来，从事报告文学的写作，在写作的实践过程中，提高写作技巧，精益求精，写出质量更高的作品。我祝愿这支队伍发展壮大，并且期待着由这支队伍迅速地报导社会生活的新的信息，及时地传递社会生活脉搏跳动的频率，以充分发挥报告文学的战斗作用。

谨向编辑这套丛书的同志们致意，祝他们的工作顺利成功。

一九八四年五月

目 录

序	束 为 (1)
---------	-----------

壁立千仞	焦祖尧 (1)
------------	-----------

张宝林厂长	青 稞 (43)
-------------	------------

希望, 在这里	张不代 (68)
---------------	------------

金色的构架	赵政民 (89)
-------------	------------

高高的火烧岭	燕治国 (102)
--------------	-------------

光彩在心中流溢	卜 颖 (121)
---------------	-------------

献给光明无限情	寒尚蒂 (137)
---------------	-------------

充满爱的心花	沈 豪 (154)
--------------	-------------

能源战线一赤子	陈其安 (165)
---------------	-------------

能的转换	青 稞 (174)
------------	-------------

山行小记	侯湘楚 (190)
------------	-------------

壶口断想	侯湘楚 (195)
------------	-------------

后 记	侯湘楚 (199)
-----------	-------------

壁 立 千 仞

——记全国劳动模范王殿忠

焦祖尧

王殿忠是个工人。

王殿忠是个经理。

从一个普通工人到领导三千多人的大型电建公司的经理，他当过组长、班长、工长、工地主任、队长、处长、副经理、经理。

这似乎并不能说明什么，在我们的国家里，各级领导干部中，有类似经历的人不在少数。多少将军不是从战士、班长、排长……成长起来的呢！

王殿忠是国务院命名的全国（基建）劳动模范。他领导的电建二公司，担负着神头电厂三期工程的建设 and 安装。这期工程装机总容量八十万瓩，建设总投资为九亿一千万元，设备总重六万八千吨，主要实物工程为：土方十七万二千立方米，混凝土十七万八千立方米，钢结构九千余吨，电缆六百一十三公里……三期工程从八二年四月开工以来，建筑和安装工程的优良品率分别为百分之九十四和百分之九十（国家规定为百分之六十和百分之八十五），事故频率降低为千分之七点五四（国家要求为千分之十六），成本降低百分之八点一八。

这类热气腾腾的数字，我们在许多企业的总结中都可以读到。它们同样不能说明“这一个”王殿忠。

有人说，王殿忠这人有股“狠劲”。

这也许是一条线索——

“怕”字与他无缘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六日，王殿忠从省里开会回来，一下火车，就往施工现场跑去。哦，二百一十米高的烟囱，九十米高的凉水塔，昂首仰天的塔吊！久违了，伙计们！躺在太原宾馆里的钢丝床上，我总是彻夜梦见你们……

忽然，什么地方传来鼎沸的人声。

他循声急步奔去，拐了个弯，就看见简易工棚前围着一堆人在叫嚷，有的伸拳撸胳膊，有的声嘶力竭：

“问问公司领导，为啥能给别人批，就不能给咱批？”

“莫非咱们是后娘养的？”

“那么多包装板木头，咱走了几天就没啦？早知这样，就不回去过年了！”

“去年，我让头儿给批点劈柴都不卖给；这倒好，大笔一挥，一方一方往出拿！”

“走，到设备库扛去！”

“怕啥？又不是咱开的头！”

“对，人家从后门进，咱们堂堂皇皇走前门！”

“走啊！”

“走啊！”

“干什么？”后边传来霹雳似的一声，“你们要干什么？”

这熟悉的声音使所有的眼光都向后转了，骚动的人群顿时平静下来。

王殿忠象一座铁塔似的矗立在眼前。前进帽下面的四方脸上，象挂着一块厚厚的铅灰色的云，云中走雷闪电；两道目光象探照灯一样，疾速地在人们的脸上扫过。

“王经理！”

“王经理！”

“王经理！”

人们用粗、细、钝、尖、脆、哑等各种嗓音，夹带着委屈、不满、愤慨、憋气等各种情绪，转身扑向王殿忠，准备用各种理由来解释自己的行动。当他们接触到王殿忠喷火的目光时，便一个个把到了嗓门口的话嚥回去了。

“你们还想说啥？你们还有啥可说的？”王殿忠喊道，“可耻，我为你们感到可耻！竟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什么叫工人阶级，啊？工人阶级是干什么的，啊？……”

党委会议室里，空气象凝结了似的；不远处职工食堂里吹风机的呜呜声就显得更加刺耳，好象吹风机刚换了大功率的马达。

会议参加者的神色严峻，看来心情都十分沉重。王殿忠脸上的那块乌云还没有消散。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脚边地板上的一个拇指大的洼坑，卧蚕眉耸成两座小山，仿佛这个洼坑使他的火气憋得更足了；搞土建施工的，手下出来的活竟有这般的麻坑，真他妈的活见鬼了！

在他斜对面的沙发上坐着一位副经理，此人的脑袋象灌满了铅似的沉重，耷拉得怎么也抬不起来。也许，他怕的就是王殿忠那两道目光。

为啥会捅下这个漏子呢？拍拍光光的屁股一走又该多好？

他要去北京学习一年半，走的时间不算短。临走前，忽然

捅下漏子了：给几户关系好的人批了些木材。工地上有不少进口设备的包装板，做家具是再理想不过了。真是使人眼红的东西！最后一次使用自己的权力，为至爱亲朋“谋点儿福利”，情面难却嘛！群众有意见就有意见吧，反正自己走了，还能追到北京去？偏偏发生了不从人愿的事情，北京来了通知：学习推迟一个月。木头批下去了，消息灵通的人立即找他：“能给某某、某某批，就不能给我批点吗？”“可以吧，悄悄地，我给你批点。”接二连三地来了，还是“悄悄地，我给你批点”。当然是“悄悄”不了的，找他批条的人越来越多了。躲起来？还能上天入地？总能找到的。包围他、质问他。他慌了，想赶快收住口子。口子就那么好收吗？出去的木头怎么办？于是，有个别人发难了：到设备库抢去！竟然还有号召力，真有人跟着去了：人在气忿激动时，大脑里各司其职的各种神经常常容易失去平衡，“一怒之下”、“一气之下”就干出了糊涂事儿。虽然所有的中西药房都不卖后悔药，但各种各样的“一时糊涂”谁又没有经历过呢！

副经理也是一时糊涂吗？似乎又不是这样。他来不及去琢磨为什么在临去北京前来了个“忽然”，感应神经就告诉他，斜对面那两道目光正死盯着他。他慌乱地抬起头来，看到了王殿忠脸上的乌云已经消散了，但口气是冷峻的：

“为啥临走之前要来这一手呢？这不是灵机一动！权这个东西，很可爱不是？大笔一挥，就收进大批人情。谁不承认人情是互相交换的？别人能白得你的好处吗？送人情，无本就能得利！资本家还要将本求利呢！共产党员能这样做？这权力是谁给的啊！该咋使唤啊！咋记取教训啊！到大会上说去，让大伙听听！……”

副经理只能连连点头，这件事无论如何是干得不漂亮的。为杜绝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那天会上又定了几条纪律：党委常委今后不准从工地买一块木板；任何人如有特殊需要动用一根木材，没有经理批准不能售予；公司的汽车没有经理批准不能给私人拉木头和其它材料……违者，一律罚款。

别以为订了几条几款，就能万事大吉；以身试法的人总是有的。

材料科有个库工，来找王殿忠了。

“王经理！”那库工刚一开口，眼泪鼻涕就甩出了一大把，“给我批点木头吧，我婆母快死了，要做口棺材！”

“坐下，坐下说！”王殿忠给她端了张凳子。家里就要死人，求上门来，不管要求如何，给予同情和劝慰总是必要的。但对方来此并非为了取得同情，她需要的是木头，半立方米的木头！

王殿忠从未表现出如此的耐心。国家提倡火葬啦；火葬既经济又卫生啦；对死者最好的纪念是更好地工作，抚养老后代，家庭过得更加和睦啦；国家重点工程施工用的材料决不能做它用啦；等等等等。他甚至想找块毛巾给库工擦眼泪，擦鼻涕，可惜他的办公室里没有。

很遗憾，这位女工和她的经理太缺少“共同语言”。她认为对死者的全部感情、全部责任、全部纪念，就是如何弄到那半立方米木头！

王殿忠还是拒绝了她。他事后承认，当时是狠了狠心的，因为他拒绝的是一个妇道人家用眼泪表达的请求。

两天以后，王殿忠听到风声，说零点七五立方米木头，已经运去了太原。

他跳起来了，这太出乎他的意料。

原来，那位库工在他这儿碰了壁，就去找他们的科长。这位材料科科长知道王殿忠说一不二，自己即便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轻易造次。不过，最后他还是满足了库工的要求，略施小技，就来了个瞒天过海。人真不愧为万物之灵！脑袋脑袋，盛着的是一袋脑子。脑子是何等伟大的构成！山穷水尽忽又柳暗花明，常常是脑细胞在瞬间重新排列组合的结果。

雁建公司有一部分人在附近施工。材料科长把零点七五立方米木头（库工只要半立方，他却给了零点七五立方；既然是一次人情，少也是送，多也是送，反正东西是国家的），公对公拨到雁建公司的账上，然后让库工从“雁建”把木头买出来。库工又和本公司的机运站站长打通了关系，经站长同意，用汽车把木头从神头运回了太原。

真是人不知鬼不觉！王殿忠还蒙在鼓里。那库工却得意了。大凡得意之后便要忘形，她对人说：“王经理不批又怎样？我照样把木头弄到手了。”

“翻了他娘的天了”！王殿忠拍案而起，“如此胆大妄为，乱纪违法，还了得吗？”

他并不生那女工的气。她无非是挖空思想弄点木头就是了。问题是材料科长和机运站站长，两个中层干部，两个共产党员，竟然明知故犯！

王殿忠立即召开材料科全体会议。他在会上狠狠批评了材料科长，责令科长当场进行检查。会议一结束，命令他立即到太原去把公司的木材追回来，否则按规定按木料价格的四倍罚款。

第三天，材料科长从太原回来了。他去找王殿忠。

“木头追回来了？”王殿忠盯着他。

“去迟了一步，已经做成棺材了。”材料科长懊丧地垂着脑袋，“罚我吧。”

“不罚你罚谁？”

“怎么罚？”

“照章办事。你到会计科交钱吧。”

木料费九十元，按四倍罚款，该交三百六十元，扣除已交的木料费九十元，实罚二百七十元。

材料科长硬是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了三个多月的工资。心疼吗？为什么要明知故犯呢？小聪明原来是害人的，以后不能再“略施小技”了。还有那位机运站站长，不过随口应承了一声，也被罚去五十元。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五张“大团结”的票子，可以买五袋多白面呢。

罚了款还没完。上大会去，向群众检查，保证不再犯类似错误。

不这样大概是不能记住的，而且还能教育群众嘛。

王殿忠后来说：“你们只顾在心里骂我就是了。其实，我这样做也是帮你们的忙，以后谁还敢来找你们呢？即便有那不要脸皮的人找上门来，你们也不会有什么为难了。‘怎么，还想让我罚二百七十元呀？’”

有人说王殿忠心狠。

“我倒很想做个好好先生，和谁也客客气气、欢欢喜喜，连耗子也不得罪。可我把人民得罪下了，还有什么资格吃他们种的小米呢？”王殿忠说，“工人阶级，必须有铁的纪律，有高度的组织性；啥事情只想谋自己的好处，他眼里还有啥纪律和组织？这样的队伍，拉不起来，也冲不上去。要漂漂亮亮拿

下国家重点工程，做梦去吧！”

在公司宿舍区，用电炉做饭烧水太普遍了，冬天甚至用来取暖；既方便，又经济（不花煤钱），还没有污染。这等好事，“何乐不为？”三令五申不叫用吗？你说你的就是了。莫非挨门挨户来查？查出了又怎么样？十家有八、九家都在用，你要罚款，试试看嘛！

王殿忠真的要试一试了。一九八〇年第四季度，生活区的电费竟高达三十一万八千元（生活区的变压器，从七十五千伏安，变成一百五十千伏安，又变成三百六十千伏安，还是带不动。）！如果摊到户头上，平均每户每月二百多元。不太惊人了吗？这些电费是由公家出的。电业职工的优越性！铁路工人不也有免票吗！

“能这么优越吗？”王殿忠在党委会上喊道，“国家那么需要电力，我们搞电力建设的倒这么海天海地的浪费电力！绝对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拿出硬硬的措施来！”

于是，全公司动员，用各种宣传工具对职工进行节能教育，然后制定奖惩条例，公之于众……

那天，他找当时的党委书记谈工作。一进书记的办公室（也兼卧室、书记家还在太原），就见电炉上坐着水壶。

王殿忠火冒三丈，上前一手提起水壶，一手拔掉插销，一脚将电炉踢到床下，三个动作在不到两秒钟之内便完成了。

书记瞠目结舌。

“党委开了会，作了决定，禁止使用电炉。”王殿忠声色俱厉，“你怎么还用？”

“你们开会时，我不在家。”

“这就是理由吗？作为一个领导——”

“我有病，医生让我做点稀软的东西吃吃。”

“病号饭应该让灶上给你做。”王殿忠说着就抓起电话，要食堂管理员说话，安排给党委书记做病号饭。

“对党委的这个决定，你可有什么补充？”王殿忠征求书记的意见，他变得和颜悦色了。

“很好，应该这么抓下去。”书记说，尴尬的神色也变坦然了。他了解王殿忠的性格，即便是亲爹妈干出不漂亮的事，儿子王殿忠也会照尅不误。

房产科和保卫科派人下去查电炉。第一天查住了几个人。第二天就抓住了两个科级干部；基建科副科长家里同时使用两个电炉，一个做饭，一个烧水；三工地主任为儿子办喜事，点了五百瓦的大灯泡

基建科副科长来找王殿忠了。

“我犯错误了，王经理。”

“什么错误？”

“点电炉了。”

“点电炉还不好！党委有规定：罚款五十元，降一级，写出书面检查。”

“我下次不啦。”

“就说这一次。”

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罚款、降级、检查，乖乖儿照办。三工地主任也被罚了五十元。罚款的一半奖给了揭发和查获的人。

王殿忠对他们说：“谁想把党委的决定当成耳旁风，那就来试试！你们俩，既是党员又是干部，不罚你们不足以平民愤！”

滥用电炉之风一下子被刹住了。刹住并不等于问题的真正